**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**

| 參賽類別 | ■小說組　□散文組　□新詩組 |
| --- | --- |
| 作品名稱 | 半衰期 |

高成志第一次來核子醫學科的時候，已經不記得黎珊了。

那天早上八點十二分，黎珊從鉛櫃裡取出一支裝有鎝九十九標記藥物的針筒，隔著鎢製針筒防護套確認標籤上的姓名、病歷號碼與活度。操作台旁的劑量校正儀剛完成每日品管，螢幕上的數字還亮著。注射室外坐了七名病人，有人空腹，有人抱著水瓶，有人低頭看手機，還有一個老人把檢查單摺成很小的一塊，塞在襯衫口袋裡，又拿出來，再塞回去。

黎珊叫到他的名字。

「高成志先生。」

老人抬起頭。

那張臉比她記憶裡小了很多。

不是五官真的縮小，而是某些原本支撐著一個人的東西消失了。頭髮白得很徹底，顴骨突出，眼窩陷下去，脖子上的皮膚鬆鬆垂著。黎珊看了他兩秒，視線停在左邊眉尾那顆很淡的痣上。

高中三年，那顆痣總在黑板前面移動。

「半衰期，」十七年前的高成志拿著粉筆敲黑板，「不是說一半的原子突然集體決定今天到此為止。是統計。聽懂了沒有？」

全班沒有人回答。

他轉過身，把粉筆往講桌上一放。

「我最怕你們這種表情。背公式背得比誰都熟，問為什麼，一個都不知道。」

那時候黎珊坐第三排靠窗，物理考四十七分，正低著頭把考卷壓在課本下面，希望他不要看見。

結果下一秒，高成志就喊了她的名字。

十七年後，她又喊了一次他的。

「高先生？」

老人站了起來，旁邊一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也跟著起身。

「爸，輪到你了。」

女人扶著他的手臂往注射室走。高成志看了黎珊一眼，很客氣地點頭。

「麻煩妳。」

他沒有認出她。

黎珊也沒有說。

她讓他坐下，核對姓名與出生年月日，問最近有沒有接受其他核醫檢查、是否知道今天要做什麼。女人在旁邊替他回答，說是攝護腺癌，最近腰和髖部一直痛，醫師安排全身骨骼掃描，看有沒有轉移。

高成志低頭捲起袖子。

「這個會痛嗎？」

「打針的時候會一點。」

「有輻射？」

「有，但檢查使用的是診斷劑量。我們注射的是放射性顯影劑，等藥物分布到骨骼後再照影像。」

高成志點點頭。

「鎝九十九？」

黎珊抬眼。

「對。」

「半衰期六小時左右。」

旁邊的女人笑了。

「他以前教物理的。現在很多事情都忘了，這些奇怪的東西倒記得。」

高成志沒有笑，只盯著桌上的針筒防護套。

「不是奇怪的東西。」

他說。

黎珊把止血帶綁在他手臂上。

他的靜脈很細。皮膚薄得幾乎能看見底下青色的血管，她用指腹輕輕摸了一下，換了一個角度。

十七年前，那雙手在黑板上寫過：

$N(t)=N_0(1/2)^{(t/T)}$

她那時候不懂。

後來整個高中，她都沒有真正懂過。

她只知道高成志很討厭她。

至少十七歲的黎珊一直是這樣認為的。

「不要動。」

她把針推進血管。

高成志看著天花板。

「我怕針。」

「以前不怕嗎？」

話一出口，黎珊就後悔了。

高成志卻沒有察覺，只笑了一下。

「以前也怕。年輕的時候比較會裝。」

注射完成後，黎珊拔針、加壓、貼上膠帶，提醒他多喝水，約三個小時後回來照相。

女人扶著他站起來。

高成志走到門口，忽然回頭。

「小姐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打進去的東西，最後會完全沒有嗎？」

黎珊想了想。

「會隨著時間衰變，也會經由身體代謝、排出去。」

「我是說，完全沒有。」

老人看著她。

那一瞬間，黎珊不知道他問的是什麼。

女人催他：「爸，走了。」

高成志這才點點頭。

「好。謝謝。」

門關起來以後，黎珊在工作站輸入注射時間。

08:19。

她盯著那四個數字看了一會兒。

再過六個小時，理論上剩下一半。

再六個小時，一半的一半。

再六個小時，再剩一半。

數學是一種很乾淨的東西。

只要給定初始值和時間，就能知道還剩多少。

黎珊一直很喜歡這件事。

至少比人乾淨。

十七歲那年，她第一次被高成志叫到辦公室，是因為一張四十七分的考卷。

那張考卷至今還夾在她老家的高中畢業紀念冊裡。

不是因為懷念。

是因為恨。

高成志把考卷攤在桌上，用紅筆圈出一道題。

「這題公式對，答案錯。為什麼？」

黎珊不說話。

「我問妳為什麼。」

「算錯。」

「哪裡算錯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就是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算什麼。」

辦公室很安靜。

其他老師抬起頭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去。

黎珊的耳朵一下子燙起來。

高成志用筆敲著考卷。

「妳不是不會。妳是每一題都在猜老師想要什麼答案。」

她記得自己那時候很想哭，可是忍著。

「考試不就是要答案嗎？」

高成志愣了一下。

「誰告訴妳的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他往椅背上一靠。

「黎珊，妳有一個很大的問題。」

她咬著嘴唇。

「妳太怕錯了。」

十七歲的黎珊把那句話理解成羞辱。

她拿起考卷，頭也不回地走出辦公室。

後來她的物理從四十七分考到八十三，再考到九十一。

高成志卻從來沒有誇過她。

九十一分那一次，他只在考卷最後寫了一行紅字：

「這次開始像是在解題了。」

黎珊回家後把考卷揉成一團。

過了幾分鐘，又攤開。

再後來，她念了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。

大學二年級第一次上核子物理，教授在黑板上重新寫出那條衰變公式時，她忽然想起高成志。

那時候她才發現，自己居然還記得他說話的聲音。

三個小時後，高成志回來照影像。

全身骨骼掃描需要病人平躺在檢查床上，伽瑪攝影機的探頭從頭部緩慢移向腳端。機器很靠近身體，有些病人第一次看見時會緊張。

黎珊替他擺好位置。

「檢查大概三十幾分鐘，身體盡量不要動。」

高成志盯著離自己鼻尖不遠的探頭。

「這東西會看到什麼？」

「會看到顯影劑在骨骼裡的分布。」

「癌症呢？」

「影像要交給醫師判讀。」

「妳現在不能告訴我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高成志笑了一下。

「規定？」

「也是專業分工。」

「以前學生考完試，我也不喜歡立刻告訴他答案。」

黎珊按下啟動鍵。

探頭開始移動。

「很討人厭。」

高成志愣了一下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這種老師。」

他笑出了聲。

黎珊走回控制室。

影像從螢幕上慢慢長出來。

核醫影像和普通 X 光不一樣。它不是光線穿過人體留下的輪廓，而是先讓某種東西進入身體，再等待身體自己發出訊號。骨骼吸收示蹤劑的地方會在影像上呈現不同程度的聚積，亮點多不等於一定有癌症，但足以讓受過訓練的人停下來多看幾眼。

高成志的影像出現到胸椎時，黎珊沒有動。

到骨盆時，她把滑鼠往旁邊推了一點。

她不是核醫科醫師。

她沒有權利診斷。

但是工作十二年，她知道哪些影像會讓醫師多看幾秒。

畫面繼續往下。

安靜得令人不舒服。

高成志隔著玻璃躺在機器下面，眼睛閉著。

黎珊突然想起高中最後一堂物理課。

那天高成志沒有複習考試。

他在黑板上畫了一條指數衰減曲線。

「你們看。」

他說。

「它永遠逼近零，但數學上不會真的碰到零。」

有人問：「那不就是永遠不會消失？」

「模型裡是。」

「現實呢？」

高成志把粉筆放下。

「現實裡，等小到你量不到，它就跟消失差不多了。」

教室裡有人笑。

黎珊記得自己那天沒有。

她只是看著那條曲線。

從很高的地方落下來，越來越低，越來越平，最後沿著黑板底部一直向前。

像一個沒有真正結束的句子。

檢查結束後，高成志的女兒去櫃檯處理下一個門診，老人坐在走廊長椅上等她。

黎珊從攝影室出來時，他忽然叫住她。

「妳姓黎？」

黎珊停下來。

她胸前別著識別證。

「對。」

「黎明的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妳以前是不是讀明德高中？」

黎珊看著他。

高成志皺著眉，像正在從一個很深的地方把什麼東西拖上來。

「我教過一個姓黎的女生。」

他慢慢說。

「很會考試。」

黎珊笑了。

「你剛剛才說忘很多事情。」

「有些記得。」

「她叫什麼？」

高成志想了很久。

「忘了。」

黎珊點頭。

「那應該不是我。」

她轉身要走。

「可是她很討厭我。」

黎珊停住。

老人抬頭看她。

「這個我記得。」

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走廊盡頭，有護理師推著輪椅經過。輪子壓過地板接縫，發出規律的聲響。

高成志忽然笑了。

「真的是妳喔？」

黎珊沒有回答。

他低頭看自己的手。

「妳現在做這個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還是跟物理有關。」

「一點點。」

「所以我教得不錯。」

黎珊忍不住笑。

「你真的很不要臉。」

高成志也笑了。

女兒從櫃檯回來時，正好看見父親笑。

她有點驚訝。

「爸，你認識？」

高成志指著黎珊。

「我的學生。」

女人看向她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很久以前。」

「他以前很兇吧？」

黎珊說：「非常兇。」

女人笑著打了一下父親的肩膀。

「看吧。我就說你以前一定很討人厭。」

高成志沒有反駁。

那天離開以前，他問黎珊：「我以前有沒有欺負妳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很嚴重？」

黎珊想了一下。

「當時覺得很嚴重。」

高成志點點頭。

「那對不起。」

他的語氣很自然。

自然得像只是在為剛才不小心踩到她的鞋子道歉。

黎珊忽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她曾經想像過很多次。

高中畢業後最初幾年，只要想到高成志，她都會在腦中編排某一次重逢。她要讓他知道自己考得很好，知道自己進了醫院，知道當初那個四十七分的學生並沒有被他看扁。

有一個版本裡，高成志會說，他當年其實一直很看好她。

另一個版本裡，他會為那些尖銳的話後悔。

還有一個版本，她什麼也不說，只從他面前走過，讓自己的白袍與識別證替她說完。

可是現實裡，他只是坐在核醫科走廊的塑膠椅上，穿著一件洗得有點薄的灰色襯衫，問她自己以前有沒有欺負過她。

然後說對不起。

黎珊準備了十七年的答案突然全都失效。

「沒關係。」

她最後只說。

高成志笑了笑。

「那就好。」

黎珊卻第一次發現，原來「沒關係」並不等於真的沒有關係。

它只是人們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一段過去時，最方便拿出來使用的句子。

三個月後，高成志又來了。

這次是追蹤檢查。

他瘦得更明顯，走路需要拐杖，女兒替他背著一個深藍色的帆布袋。黎珊從注射室叫名字時，他卻立刻看見她。

「四十七分。」

他說。

黎珊愣了一秒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妳第一次被我叫進辦公室，四十七分。」

她看著他。

「你不是忘了我的名字？」

「名字忘了，分數記得。」

「很合理。老師最會記別人的黑歷史。」

高成志笑著坐下來。

女兒說，他這陣子記性更差，有時候半夜起來找已經過世十幾年的妻子，有時會忘記自己剛吃過飯，卻會突然背出以前教過的公式。

「醫生說可能跟藥、睡眠、身體狀況都有關。」女人說，「反正現在一天算一天。」

高成志不高興。

「不要在我面前講得像我已經不在。」

「你現在就常常不在啊。」

「我坐在這裡。」

「我是說你的腦袋。」

父女兩個吵了幾句。

黎珊替他注射。

針進去時，高成志縮了一下。

「還是怕？」

「廢話。」

黎珊笑了。

「以前裝得很好。」

「當老師不能怕。」

「誰規定？」

高成志看她一眼。

「不知道。做久了就會覺得很多事情不能。」

那句話讓黎珊安靜了一下。

「不能不會，不能答錯，不能在學生面前猶豫。」高成志說，「其實很多題我也不知道。」

黎珊把棉花壓在他手臂上。

「你以前可不像不知道。」

「所以說我很會裝。」

等待攝影的三個小時，高成志沒有離開醫院。

女兒去幫他買午餐，他一個人坐在核醫科外面。黎珊中午去超商買咖啡，看見他正在研究牆上的輻射警告標誌。

「妳們每天都在這裡，怕不怕？」

「有監測，也有防護。」

黎珊指了指胸前的劑量佩章。

「每個月都會知道自己累積多少。」

「人的東西都可以量就好了。」

高成志說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他想了一下。

「痛啊。」

黎珊沒有回答。

「如果痛也有儀器，放進去，叮一下，顯示三十七點二。醫生就知道你是真的痛，不是在裝。」

「醫院有疼痛量表。」

「零到十分那個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還是自己講的。」

他搖搖頭。

「不準。」

「你以前不是最相信數字？」

「所以現在才知道數字很沒用。」

「物理老師講這個不怕被開除？」

「我退休了。」

他笑得很得意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問：

「癌症會痛到幾分？」

黎珊看著他。

「每個人不一樣。」

「我女兒每次醫生問，她都在旁邊說我忍耐力很好。」

「那你自己呢？」

高成志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有時候八。」

他伸手揉了一下左側髖部。

「有時候九。」

「有告訴醫師嗎？」

「五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八跟九聽起來很沒用。」

黎珊差點罵他。

最後卻只是說：

「你還是很會裝。」

高成志沒有反駁。

第二次影像比第一次差。

黎珊站在控制室裡，看著螢幕上比三個月前多出來的聚積區。

她第一次討厭「追蹤」這個詞。

在醫學裡，追蹤聽起來總是很理性。比較前後影像，觀察病灶變化，評估治療反應。兩個日期擺在一起，一張比另一張多了什麼，少了什麼，好像疾病是一道可以用前後測解決的題目。

可是如果把影像拉近，畫面裡沒有時間。

沒有高成志半夜因為腰痛坐在床沿的那幾個小時。

沒有女兒在浴室裡偷偷哭完，再出來問他要不要吃粥。

沒有那些從十分說成五分的疼痛。

沒有一個人努力裝作自己還是原來的自己。

影像只負責留下它能看見的部分。

其他的，不屬於它的工作。

檢查結束時，高成志問：「是不是變多了？」

黎珊替他把檢查床降下來。

「報告要由醫師判讀。」

「妳每次都這句。」

「因為這句最安全。」

高成志拄著拐杖站起來。

「妳以前不是最怕答錯？」

黎珊看他。

「現在更怕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以前答錯扣分。現在答錯會影響別人。」

高成志點點頭。

走到門口時，他突然說：

「這就對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知道不知道，比假裝知道難。」

黎珊看著他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十七年前那張四十七分的考卷。

她直到那一刻才有點明白，高成志當年究竟想說什麼。

可她沒有追上去問。

有些題目過了十七年，已經不適合再要求標準答案。

第三次預約排在隔年一月。

高成志沒有來。

系統顯示：取消檢查。

黎珊在忙碌的工作日裡看了一眼，沒有多想。

病人取消檢查很常見。住院、改期、轉院、治療計畫變更，甚至單純忘記。醫院每天有太多名字從排程裡出現，也有太多名字忽然消失。

一個月後，黎珊在醫院地下街看見高成志的女兒。

女人一個人坐在麵包店外面。

黎珊一開始沒有過去。

她買完咖啡，走出十幾步，又折回去。

「高小姐？」

女人抬頭。

她認了黎珊幾秒。

「啊，黎小姐。」

兩人互相看著。

醫院裡有些對話不需要問第一句。

「爸爸呢？」黎珊最後還是問。

女人低下頭。

「十二月走了。」

黎珊握著紙杯。

「這麼快。」

「最後肺炎。其實醫生說癌症也已經……反正很多東西一起來。」

女人講到一半停下來。

「最後幾天他不太認得人。」

黎珊坐到她對面。

「他有時候叫我媽的名字。有一次護理師進來，他叫人家主任。還有一天晚上一直說要去上課，我跟他說你都退休十幾年了，他還生氣，說學生在等。」

女人笑了一下。

笑到一半，眼睛卻紅了。

「很奇怪吧。」

黎珊搖頭。

「不奇怪。」

「他最後有提到妳。」

黎珊抬起頭。

女人從包包裡拿出一張折得很小的紙。

「這個我一直放著。本來不知道要給誰。」

紙是從醫院住院衛教單背面撕下來的。

上面只有一條歪歪斜斜的曲線。

從左上方開始往下落，越來越平。

下面寫著：

47 → 91

右下角還有一行字。

「不是答案。」

字跡很抖。

黎珊看了很久。

「他寫這個的時候還清醒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女人說。

「那幾天有時候清醒，有時候不清醒。我問這是什麼，他說是學生。我再問哪個學生，他就不說了。」

黎珊低頭摸著那張紙的邊緣。

「我以前很討厭他。」

女人笑了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他跟妳說？」

「不是。妳第一次遇到他那天，我就看得出來。」

「那麼明顯？」

「很明顯。」

她們都笑了。

女人接著說：「他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。我小時候考九十八分，他會問那兩分去哪裡。我大學沒念物理，他三個月不跟我講話。後來我離婚，他第一句居然問我是不是想清楚了。」

「很像他。」

「對。」

女人看著桌面。

「所以他生病以後，我有一段時間很生氣。我想，我為什麼還要每天跑醫院？以前我需要他的時候，他也沒有多溫柔。」

她頓了頓。

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不記得我了。」

黎珊沒有說話。

「那天他看著我，問我是哪位。我氣得要死。我想，我替你做這麼多事情，你現在連我是誰都不知道。」

女人抬起手擦了一下眼睛。

「後來大概十幾分鐘，他又認得了。他叫我的名字，問我怎麼哭了。」

她笑。

「就十幾分鐘而已。」

「可是那十幾分鐘，我才突然知道，人原來可以先消失一點點。」

黎珊把那張紙重新折好。

女人把它推回去。

「妳留著吧。」

「這是他的東西。」

「他寫給妳的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女人說。

「猜的。」

黎珊笑了。

「你們高家的人很喜歡沒有證據就下結論。」

「遺傳。」

那天下午，黎珊回到核醫科，把紙放進抽屜。

她沒有再拿出來。

工作照常。

每天八點前做品管，核對藥物，確認活度，叫名字，注射，等待，攝影。有人因為打針緊張，有人進檢查室就問結果，有人一直追問輻射會不會留在身體裡，有人做完檢查只急著問今天能不能抱孫子。

黎珊給他們差不多的回答。

活度會隨時間降低。

藥物會經由代謝排出。

依照醫療人員指示補充水分。

必要時與孕婦、嬰幼兒保持適當距離。

醫療裡很多事情都需要說得精確。

多少時間。

多少劑量。

多少距離。

什麼時候可以做，什麼時候不可以。

黎珊仍然喜歡這種精確。

它讓人安心。

有一天，一個八歲男孩來做腎臟核醫檢查。

孩子害怕打針，哭得很厲害，母親怎麼勸都沒有用。黎珊蹲在他旁邊，給他看空針筒，讓他先摸止血帶，又答應打完以後讓他按一次貼紙機。

男孩還是哭。

「會不會一直留在我身體裡？」

他抽噎著問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多久才會沒有？」

黎珊正準備用最標準的方式解釋，忽然停住。

「它會慢慢變少。」

孩子吸了一下鼻子。

「變到零嗎？」

黎珊看著他。

很多年前，有人在黑板前說，理論上的曲線永遠逼近零。

多年以後，又有人躺在檢查床上問她，打進身體裡的東西最後會不會完全沒有。

她那時沒有回答好。

這一次，她想了一下。

「會少到我們量不到。」

「那就是沒有了？」

孩子問。

黎珊笑了。

「對你來說，就可以當作沒有了。」

孩子似懂非懂地點頭。

「那我不要怕了。」

他伸出手。

黎珊替他綁上止血帶。

針進去以前，男孩又忽然把手縮回去。

「可是我還是有一點怕。」

旁邊的母親正要勸，黎珊卻說：

「那也沒關係。」

男孩看著她。

「可以怕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醫生也會怕？」

「我不是醫生。」

「那妳會怕嗎？」

黎珊笑了一下。

「會啊。」

孩子這才又把手伸出來。

那天下班，黎珊比平常晚走十五分鐘。

核醫科最後一間攝影室關了燈，走廊只剩清潔人員拖地的聲音。她回到辦公桌前，拉開最下面的抽屜。

那張紙還在。

她把它攤開。

曲線已經因為反覆摺疊，從中間留下兩道很深的痕跡。

47 → 91。

不是答案。

黎珊拿出手機，第一次搜尋高成志的名字。

搜尋結果很少。

一篇十幾年前的校刊。

一張退休教師合照。

一份早已失效的科展指導名單。

照片裡的高成志還有很多黑頭髮，穿著一件格子襯衫，站在最後一排。他沒有看鏡頭，而是偏頭在跟旁邊的人說話。

黎珊把照片放大。

畫質很差。

放到最後只剩一格一格的像素。

她忽然發現，自己已經記不得高成志真正的聲音。

她記得他說過什麼。

記得辦公室的桌子。

記得紅筆。

記得四十七分。

記得黑板上的公式。

甚至記得他最後一次離開攝影室時拐杖碰到門框的聲音。

可是聲音本身沒有了。

她努力想。

越想，越像是在模仿一個自己記憶裡的人。

黎珊第一次意識到，遺忘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事情。

它沒有開關。

也沒有死亡證明。

它只是從一些很小的地方開始。

先忘掉一句話的語氣。

再忘掉一件衣服的顏色。

再忘掉某一次爭吵到底為了什麼。

後來連一張臉都必須借助照片才能想起來。

而那些曾經巨大到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事情，也會在時間裡逐漸降低活度。

不是突然少掉一半。

只是今天比昨天少一些。

明年又比今年少一些。

少到最後，你已經很難知道究竟還剩多少。

她把紙收回抽屜。

沒有哭。

也沒有獲得任何豁然開朗的感覺。

她只是關了燈，下班。

幾年後，明德高中校慶，黎珊第一次回去。

舊的物理實驗室還在，只是門換過了。黑板變成觸控螢幕，講桌也不見了。她在走廊遇見一個年輕老師，說自己以前是這裡的學生，想進去看看。

老師替她開門。

「以前也是科學班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怎麼特別來物理教室？」

黎珊想了一下。

「以前有一個老師。」

「高老師？」

她有些意外。

「你知道？」

「辦公室還有老師認識他。我進來的時候他已經退休了。」

年輕老師說完便去忙了。

黎珊一個人留在教室裡。

下午的陽光從百葉窗縫裡切進來，落在桌面上。桌椅的位置和以前差不多，第三排靠窗也還是一張桌子。

她坐下。

當年的自己就是坐在這裡。

十七歲。

四十七分。

討厭一個人可以討厭得很完整。

她忽然很羨慕那時候的自己。

年輕人的世界裡，很多事情都有明確的名稱。

喜歡。

討厭。

成功。

失敗。

好老師。

壞老師。

四十七分就是不好，九十一分就是很好。

沒有人告訴她，長大以後，大部分真正重要的事情都落在那些名稱之間。

一個曾經傷害你的人，也可能教會你某些東西。

一個你以為自己已經原諒的人，想起來時仍然會不舒服。

一個人死了，你不一定悲傷到哭。

一段關係結束，也不代表它從此不存在。

黎珊站到教室前方。

新的白板乾乾淨淨。

她在講桌抽屜裡找到一支不知道誰留下的黑色白板筆。

她想了一下，在板上畫了一條曲線。

從左上方開始。

快速下降。

然後逐漸變緩。

一直向右。

她沒有寫公式。

也沒有標座標。

只是站在那裡看著。

門外傳來學生跑過走廊的聲音，有人大喊，有人笑，鐘聲響了，整棟教學樓忽然像一個重新開始運轉的巨大機器。

黎珊拿起板擦。

擦掉曲線。

第一遍還留著淡淡的痕跡。

她又擦一次。

還看得見。

再一次。

黑板終於乾淨了。

她把板擦放回去，關掉教室的燈。

走到門口時，她回頭看了一眼。

陽光仍然照在黑板上。

從那個角度，她又隱約看見了剛才的曲線。

很淡。

淡得幾乎不存在。